

安伟邦文集

ANWEI
BANG
WENJI



[日] 大石真 ◎ 著
安伟邦 ◎ 译

二〇五教室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安伟邦（1930—1991），祖籍山东烟台，出生于辽宁大连。做过中小学教师、出版社编辑及总编辑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，五十年代起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，并陆续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及创作理论研究文章。作品多从儿童的视角着墨，用儿童的语言，自然亲切地打动童心，不露痕迹地引导教育孩子。儿童故事《圈儿圈儿圈儿》获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。八十年代开始大量翻译日本儿童文学作品，同时研究日本儿童文学理论。首先在中国提出“动物文学”、“画书”、“空想童话”等理论。后者受到日本儿童文学作家的重视。

安伟邦文集

二〇五教室

[日]大石真 著 安伟邦 译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二〇五教室 / (日) 大石真著 ; 安伟邦译. — 石家庄 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3.1

(安伟邦文集)

ISBN 978-7-5376-4594-2

二... 大... 安... 儿童文学 — 作品
综合集 — 世界 I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1237号

安伟邦文集

二〇五教室

[日] 大石真 著 安伟邦 译

责任编辑：孟玉梅 郭荣敏

美术编辑：黄志凯

出版：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：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

发行：新华书店

印刷：

开本：889 × 1194 1/32

印张：7

版次：2013年2月第1版

印次：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376-4594-2

定价：16.00元

怀念安伟邦先生

——《安伟邦文集》序

金 波

安伟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个年头了。这二十多年，我们都在忙，忙得忘记了许多事情，忘记了许多朋友，但是，安伟邦先生却常常浮现在我们的记忆中。每当我们翻开一本书的时候，就会想起他来。书本常常促进着人与人的亲密关系。书里的字字句句都有生命，这生命又会联系着另一个生命。我们从安伟邦先生的著译中感受着他的生命，可以凝视，可以谛听，可以和他交谈。

—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在北京一座古老的四合院里，有安伟邦先生最早工作的一所小学，那是他文学创作起步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他过着简朴而丰富的生活。他很习惯学校里的铃声、书声和笑声。

当一天结束了，学校复归于宁静，安伟邦就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。在今天看来，他的创作选择了幼儿文学，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起步。我们没有就这一话题交流过，但他从一开始，就以一种专注的精神，在幼儿的心灵世界里寻绎思考。他敏于观察，勤于积累。在那一段教学生涯中，他始终关注着孩子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这一坚实的准备工作，正是每一个文学创作者不可或缺的。那时候，他常常去低年级班听课，观察和了解这一年龄段孩子的生活。他坐在教室的最后面，像个孩子一样，聚精会神，又充满好奇心。他把他观察到的，思考过的，一一展现在他的作品中。他的作品绝无泛泛空谈，他独擅的艺术魅力就是具体而细微地表现孩子最本质的品格。

他的创作是精雕细刻、精益求精的。一篇二三百字的小故事，每每花去他许多的晨昏和夜晚。一篇初稿完成，他要数次修改，字斟句酌。他那篇发表在《小朋友》上的故事《圈儿圈儿圈儿》，发表后的许多年间，当年的小读者也不曾忘记。二十年后，这篇故事获得了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。

在六十年代的那段不长的时间里，仅在《小朋友》杂志上，他就陆续发表了《王三虎》《小队光荣簿》《新的头发夹子》等作品。他的作品得到了小朋友的喜爱，受到大读者的赞扬。著名儿童文学家、

当时《小朋友》杂志的主编圣野先生，曾这样评述安伟邦的幼儿文学创作，他说：“我以为，《圈儿圈儿圈儿》的发表，是低年级文学告别了它的幼稚阶段，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。安伟邦在六十年代以大成作为他的人物的主角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故事，语言朴实无华，情节委婉生动，像一幅幅用白描手法画的钢笔画，于平淡的叙述中透露着一点作家的机智。”这一评述很实在、很中肯。安伟邦的幼儿文学创作在那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中，的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在我看来，安伟邦的儿童文学创作，属于简约质实的那一种，紧凑坚致，质胜于文。他的创作一直遵守着以实地观察为依据，因此不空泛，不浮华，有质地，耐品读。他的叙事，有主有从，写人鲜明醒目，重视作品的教育作用，却又能做到隐而不彰。他的创作，重客观而不务玄想：不求表面意思的热闹，而是在平淡中具有一种绵长的隐秘力量。语言质朴无华，常以短句子书写，朗朗上口，便于听，便于记。就像山野的小花，不假脂粉而增添颜色。这种笔力所唤起的印象是恒久的美质。直到今天，我读安伟邦的这些故事，仍然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

我看见一个儿童文学中的老人，处境安详，对于一切杂沓的声音，不知不识。他像一个乡间的农民，面对着他那一片不算丰腴的土地，也能平静地耕耘。他留下的小花，带给我们的却是春天的感觉。

他是为春天而写作的人。

二

在我的印象中，安伟邦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翻译工作的。从那时起，他不时会送给朋友们一些他的译作。大家收到这些装帧设计简朴的小书，无不感到惊喜。因为在他创作幼儿文学作品日见稀少的时候，却看见了他连续不断地译介给我们的这些域外的文学作品。

他曾经翻译过一些安房直子的童话。那时候，大家对这位日本女作家的作品还不那么熟悉，一经阅读，便喜欢上了她和她的作品。大家争先恐后地阅读，就像在面前打开了一扇窗口，看到了窗外的远山，一片蓝色的桔梗花，一片雪后的月光，那些亦真亦幻的奇妙故事，让我们感动。内心仿佛感受到了宁静、抚慰，还有一些挥之不去的忧伤。我常常像坐拥着秋阳，或伴着祛寒的炉火，内心感到温暖。

他还译了大量的日本作家椋鸠十的动物小说。他译得很系统，很平静，一本一本地翻译，一本一本地出版，大家读后仍有许多期望。从安伟邦的译作里，我们又认识了日本这位动物小说开山鼻祖的经典

之作。书中一以贯之的是儿童的视角，表现了人与动物的亲密感情，充盈着向善的追求。

我没问过安伟邦为什么选择了安房直子和棕鸠十的作品，但阅读他的这些译作时，我感受到了译者内心世界的状态：他在做了一天的编辑工作以后，守着一盏孤灯，进入了另一种文学的情境，远离了尘世的喧闹，没有龃龉，没有抵牾，他的心里充满了温情。他一直关注着书中人物的命运，感受着安房直子的清愁和感伤，感受着棕鸠十的温暖与和谐，感受着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乐趣，感受着让更多读者读到经典的那种喜悦。

他做的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的工作，他一面翻译，一面思考，思考着在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学的发展。他在安房直子《谁也看不见的阳台》一书的前面，曾有一段关于童话在日本的演化发展的论述，大体的意思是：五十年代末期，日本学习欧洲，兴起了一种童话——“空想故事”（或叫“空想童话”、“幻想故事”），描写人物、描写现实和空想，以及结构都采用小说的手法。一般地说，这些奇怪的故事，大多是从现代生活中的现实出发的。现实和非现实交混在一起，别具一种风格。从安伟邦的这段简介中，我们读到了一些还比较陌生的概念，如“空想童话”、“幻想故事”，童话创作中的“小说手法”，“现实和非现实”的交织，等等，等等。这些新的提法，无疑让中国的读者和作者耳目一新，多了一种艺术上的借鉴，丰富了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手法，对日后中国“幻想文学”的发展发挥了促进的作用。

安伟邦作为一位翻译家，他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，可他从不认为他的翻译是施惠于他人的工作，倒是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第一个受惠者，让他在创作之外，开辟了另一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空间。

他蕴蓄在自己身上的力量，就在于他寄希望于孩子。

他从孩子身上发现了纯真与善良。他为孩子创作，为孩子翻译，他一生立身行事都是为了孩子。

我常常这样想，对他，天若假以年，他还可以留下更多的业绩……尽管这样，他为孩子和儿童文学已经做出的一切，仍然蕴涵着精神的高尚，以及为人称善的东西。

三

著名的儿童文学老作家圣野曾回忆，1980年前后，安伟邦曾应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约请，在出版社的阁楼里住了一个多月，他废

寝忘食地把少儿社资料室里有关日本的幼儿文学书，全都浏览了一遍，写了一个关于日本幼儿文学当前基本情况的报告，为我们及时了解日本的出版动态提供了具体的信息。而且从那以后，他每年要给《小朋友》译介几篇日本的小童话，作为我们的借鉴。“1986年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幼儿读物研究会在石家庄开成立大会，安伟邦在会上作了一个有充分准备的发言，介绍了日本的‘画书’，非常具体地谈了绘画和文字的乳水交融相得益彰的亲密关系。”（圣野：《从圈儿圈儿谈起——沉痛悼念安伟邦同志》）

著名的幻想文学作家彭懿回忆，1987年4月的一天收到了一个寄自远方的邮件。这是一本安伟邦译的安房直子的《谁也看不见的阳台》。当他读到了其中的《狐狸的窗户》时，“有点透不过气来了”。“这本书竟会改变了我的命运，九个月后果竟会去了日本。”“我隐隐约约地感觉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存在。换句话说，我感觉到了幻想文学对我的召唤。”（彭懿：《我为什么会留学日本》）果然，经过几年的钻研，彭懿在幻想文学领域多有建树，但那源头却是安伟邦一本小小的译作。

再看另一位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的回忆，2006年，她借到一本书。这本书“被磨损得厉害，书脊用不干胶粘着，勒口掉落了，书里面有用铅笔小心画的一个个小圆点，标记着阅读者特别感动的段落。这本书的扉页上有译者安伟邦先生的亲笔题字。”这是一本在作家手中“借来借去”的书，是安房直子的《谁也看不见的阳台》。“书中的十二个故事都像《狐狸的窗户》一样，如梦如幻，美丽至极，很难找到幻想和现实的分界线。读着这些单纯、透明的故事，仿佛自己也能变成远离尘嚣的美丽精灵。”（汤素兰：《借来借去的一本书》）

不必再列举更多，以上事例足以证明：安伟邦的译著给人们多么深远的影响。他一生虽也经历过许多波折，但都被他一一镇静地克服。这内心的力量，源于至诚，出于自然。坚持和追求，给了他韧性和毅力，并把它熔铸在他的作品中。他视孩子为他创作的源泉。也许基于这些经历和感受，他更加理解孩子和尊重孩子，给予他们更多的智慧的关爱。因此，他的创作和翻译有着儿童般的纯真和赤诚，并以这种纯真和赤诚服务于儿童。因此，他耐心隐忍，甘愿孤独，他已习惯于随遇而安；他甘愿吃苦，视工作为生命。

今天，当我们阅读这套厚重的《安伟邦文集》的时候，我们更是深深地怀念安伟邦先生。

2012年冬 于北京

目 录

二〇五教室·····	1
四年级四班之风·····	112
动物小学校·····	123
胆小鬼的长裤子·····	125
金丝雀和大助·····	129
巧克力战争·····	141
托姆和吉姆·····	195
玩具娃娃·····	199
我想打扮·····	201
小布狗·····	204
雪地上的邮筒·····	206
在高高的悬崖上·····	207
站长和蓝色信号灯·····	213
住宅区号到海里去·····	215



二〇五教室

—

第五节是最后一节课，上体育。

传来体育老师福田让大家准备跳箱的命令。班委今井同学回到教室报告了这件事。

“哎呀哎呀，累死人哪！”

当天的十来个值日生，不耐烦地皱起眉头，嘟嘟哝哝地发牢骚。

值日生必须在课前把跳箱和垫子搬到操场去。

实际上，他们并不像嘴里说的那样讨厌这工作。因为发点牢骚，才像个高年级学生，显得有威严。

那证据就是，这一伙人呐喊着跳出教室，像发现猎物的阿帕切族(北美南部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)似的，飞快跑下了楼梯。

跳箱在紧挨着南门的仓库里。

友一想拖出垫子，可是太沉，一个人拿不动。

“川北，帮帮忙。”

他向刚从后面赶来的川北求援。

“好嘞。”川北说。

两人各拿一头，刚要搬，健治突然跑过来，扑通一声躺在垫子上。

“喂，你干什么？”

友一发火了。健治却满不在乎。

1



二

〇

五

教

室

“啊，真舒服，真舒服！”他摊开手，愉快地说。

“让开吧，这怎么搬呢？”

川北露出为难的样子。

“就这样给搬走吧！”

健治老也不想动。

“告诉老师去。”友一忍不住说。

“啊，行啊。想告诉，就去告诉。马屁鬼。”健治说。

“什么！”

猛的，友一的身子像被浇了水的狗，索索地颤抖。

“干吗说我是马屁鬼？”

“因为你是个拍马屁的家伙，所以我才这么说。”

“喂，喂，算啦！马上要上课啦。”

老实的川北走到里边，有点发慌。

仓库里黑黑的，彼此看不清脸，只能听见声音。从那声音的
2 语气，可以知道健治对友一特别有气。这样一来，友一渐渐弄清健治发怒的理由。

“是那件事啊……”友一想：“对，由于那件事，他才生气的。”

那是第三节数学课，老师在黑板上写了问题，友一他们为答案绞着脑汁。

不是难题，是六年级学生都应该会解的题。老师吓唬说，做不出来的，就是到了游戏时间，也不放他出去。因此大家都在拼命。

“喂，告诉我。”

从友一后面的座位，传来健治的叹息声。

“喏，求求你。”

健治把游戏时间看得比数学更重要，一想到游戏将玩不成，就焦虑不安。

友一却一声不吭。平日不用功，到了节骨眼才找别人帮忙，



这不是太省事了吗……

“求求你，阿友，高山大明神（大明神，神名，这里是祈求的意思）。”

声音又来了。

尽管这样，友一还是不动身子，不想回头。这时友一已经写好了答案。他再看一遍，自信肯定得满分。于是，他抬起头，慢慢地环顾教室。似乎还没有人全部做完。友一故意发出咕咚一声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夹着笔记本，跑到野村老师那里。

“哦，已经做完啦？”

老师恋恋不舍地折起体育报，装进衣兜，扶扶眼镜，检查友一的笔记本。他看完后，满意地露出白牙笑了：

“嗯，满分。又快又正确。高山，你得优秀啦。”

这时，有谁喊道：

“新干线光号（新干线是日本铁路为高速化而敷设的新线路，“光”是日本人对特别快车的爱称）！”

教室里“哗”地掀起欢呼声。

老师点点头：

“那么，高山号，你可以离开教室，到操场上随便去玩。”

这是了不起的赞赏。大家的目光一齐集中到得意洋洋的友一脸上。

“真好哇！”

“太棒啦，太棒啦！”

大家发出的赞叹声，像烟雾一样，笼罩在教室里。

友一向老师行过礼，慢慢打开门走出教室。那时，他觉察到健治正用怨恨的眼神瞪着这边，却装出不看的样子。

“为那件事生气。”友一想。

“你可耻。”

友一对健治说。



“可耻？什么话……”

“没告诉你，你就恨我？”

“别胡说。”

健治的声音颤抖了，那是被击中要害发出的悲鸣。

“让别人告诉你答案，这不是可耻的做法吗？”

“喂，瘸子，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。”

瘸子——这话像颗子弹穿透友一的胸膛。

“你敢说这话！”

友一的声音变成哭泣的声音。接着，他冷不防向健治冲过去。

“喂，算啦，算啦。听，这不是响铃了吗？”川北慌忙叫道。

两人不仅不住嘴，反而在黑暗的、发霉的仓库里，喷火般地扭在一起。

4

等明确是自己赢了后，健治对友一说：

“喂，住手吧。已经上课啦。”

友一没有回答，四周一片寂静。

“怎么啦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在黑暗中，对方友一是个什么样子，健治看不清。莫非打中要害地方，死了……

健治渐渐不安了：

“喂，高山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友一同学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友一朋友。”

“……”





怎么说，也没有回答，健治伸出手，去摸友一的身体。那温暖的身体瑟瑟地抖着。健治想：在哭哪。

健治的内心感到很抱歉。

“对不起。我，终于……”

终于说了瘸子——他想这么说，却又忍住了，因为他知道，友一最讨厌瘸子这个词。

“哎，走吧。喏……”

友一的身体像石头一样一动也不动。

“那么，我去啦。可以关上门吗？”健治用半安慰半吓唬的口气说。

不管怎么说，仍然没有回答。健治急忙走出仓库，随后把半开着的门，当的一声关上。

健治认为，等乌黑一片时，友一一定会吓得走出来。

但友一照样把身体靠在漆黑的水泥袋上，抽抽搭搭地哭。

他一个劲地流泪，流得他自己都吃惊了。

他已经不再恨健治了。对健治的愤怒，早因为健治刚才的慌张样子，完全消失了。可不知为什么，眼泪却接连不断地流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友一一边哭，一边想，“我是瘸子。我为这件事哭。”

觉察到这一点，友一又流了不少泪水。

不过，也不能哭个没完。不久，友一揉揉眼睛，环视四周。

也许是长时间待在黑暗中，眼睛习惯了，友一的眼中，朦朦胧胧看到了仓库的模样。这是一个黑暗、奇异的仓库，里面塞了许多稀奇的东西。

像大蛇一样盘着的，是拔河绳子。那旁边，是两个扔小球的大筐。再旁边，是滚球用的大球。

另外，还有不倒翁比赛的大不倒翁。万国旗，第一名、第



二名的旗子，接力赛跑用的接力棒，网球网，破了的投球。

还有，还有——

五人穿的木屐，竹马，平衡木；游戏用的装饰花，五色的纸带……

友一想起今年的运动会。运动会上，有人穿上这五人穿的木屐，做“地上快艇比赛”。腿脚不好的友一没有参加。他只能在线的那一边，望着大家比赛。

想起这些事，友一的心又紧缩了起来。但这一次他没哭，他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

用手摸摸各式各样的器具。每一摸，友一的心中，都会由于自己和这些器具无缘而感到难过。

和我无关的、坏心眼的器具！

他觉得待不下去，想走出仓库，就朝门口走去。可又一想，这种时候满不在乎地出去，只有挨老师批评的份儿。

6

“对，在这儿坚持到下课。健治会吃惊的。”

于是，他又向右转，往仓库深处走。他想调查一下屏风那边有什么东西。

不知为什么摆着五个大桶。

那上边的搁板上，放着三十把左右的木刀。还有挂鲤鱼幡的鲤鱼，竹竿，坏了的椅子，很大的鼓，喇叭……

友一拿起喇叭，贴在嘴上使劲吹。但喇叭没发出声音来。

“什——么呀……”

如果喇叭大声响的话，全校的人都要吓得到处找喇叭在哪儿响吧……友一失望地把喇叭放回搁板上。

这时，友一感到脚底下有股冷风吹了上来。

仔细一看，墙壁下边的地板掉了一块，凉风似乎是从那儿吹来的。

“为什么木板会掉下来呢？”





他觉得奇怪，往里边窥探。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他想，这下边也许是地面，要是地面，脚是能够到的。

于是，他试着把右脚伸进洞里，脚马上挨到了地。再把脚往前伸，咦，脚离开地面，落到更深的洞里，好像碰上了楼梯。

“这不像是秘密地下室？”

猛的，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。但也不能就这样返回。他把双脚放进洞里，战战兢兢地向前走。

果然是阶梯。是又窄又小的土阶梯。一阶又一阶，像是往井底延伸。

前进了五阶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乌黑一片。真是漆黑一片，冷空气侵袭了他全身。

“真吓人，学校的下面，居然会有地下室……”

这个新发现，给他增添了勇气。他像蚂蚁那样爬下了十来层台阶，突然，黑暗深处烛光很明亮。友一的心咯噔一下，呆住不动了。

蜡烛那边有人影，向友一喊道：

“谁？”

如果那声音是大人的声音，友一肯定会昏倒，但那声音，出乎意外，是孩子的声音——而且很明显，是比友一小得多的孩子的声音。

友一胆怯地睁开因过于恐怖而紧闭上的眼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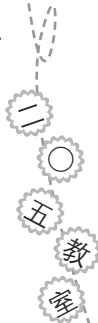
仔细一看，烛光旁边有张小男孩的脸浮现出来，呈着白色，乱蓬蓬的头发，脏兮兮的圆脸，淘气的眼睛——多半是个一年级孩子。

这样的地方竟会有孩子……

友一不相信。

他凝视着那男孩的脸，仿佛要把他看穿似的。

友一想，会不会是从外星上偷偷飞来的孩子？



遇到怪事，友一就会想起外星人。

男孩也默默地看着友一。他张开嘴，也露出感到意外的神色。

一会儿，男孩直眨眼睛。

“干吗不说话？”

他忍不住对友一喊道。

“干吗脸儿那么可怕？”

嘴一歪，马上就要哭。

那声音使友一振作起精神。

哦，是我太吃惊了，直盯着他看，使他害怕啦。

由于不好意思，友一的脸发烧了，同时，他觉得刚才笼罩住自己的那种恐怖感，一下子全消失了。

“不用害怕。”恢复镇静的友一，用欢快的声音说，“我不是外星人。”

8

接着，他为自己的话哧哧笑着，脚向地下室伸去。

狭长的地下室，有一个大人那么高，面积能铺上三张草垫。墙壁两侧，各有两把教室用的椅子，当中放着张小桌。蜡烛就在桌上点着。

男孩右手捂着眼睛，抽抽搭搭地哭开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吓着了你……”友一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安慰说。

“多不好，一声不响地进来……”男孩揉着眼睛，生气地说，“到这里来，不用暗号打招呼怎么行？一声不响地闯进来，吓了我一大跳……”

“暗号？”

友一露出不明白的神情，结结巴巴地问。

“噢，你不知道？”

男孩怀疑地瞧着友一的脸。

